

Dr. T.M. Graber 訪台 演講有感

蔡惠美

學過矯正的牙醫師，對 T. M. Graber 的名字，應該是相當熟悉的——寫教科書的名學者，不知道也難。

倒是他的長相、脾氣、風格，因為不像公衆人物常常上報、上電視，讀者的好奇心就一直很濃厚。這次矯正學會邀請 Dr. Graber 來參加大會特別演講及會後的再教育課程，這份好奇（或興趣）就更明顯及積極了。

有一位學生問我：Dr. Graber 是不是很大牌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，好在它可以由好幾方面來回答。

Dr. Graber 的確十分有名，因為他的著作很多，寫作教學不斷，幾個世界級的重要矯正大會都屢次請他去做特別演講，以「招徠」會員參加大會。今年 73 歲，做過教授、會長、主任等重要職位，稱之為「大」應不為過。

Graber 的個性，相當剛毅，口直心快，是他的特點；對自己在做的事，絕對要求盡善盡美。舉個例來說，這次他答應做再教育課程，我們要求他提供講義及閱讀資料，他不僅將其手邊現有的資料立刻寄來，而且還陸續不斷的提供最新資料，經我們告知已經要著手編印，還把最後一篇尚在修訂的原稿附上，並要求「必要」時由我先翻譯成中文讓學員務必先讀，準備上課，他的「必要」、「不必要」幸好是由費理事長決定，否則我們除了需要趕印外還要趕翻譯文字。從飛機場出來，他第一句話就問我結果有沒有翻譯那篇文章，另外還拿出另一篇更新的文章，要我們至遲在二天內發給學員；台灣的影印效率及林錦榮醫師的辦事效率，使他很佩服，因為上課的第一天，大家就都收到這篇文章了。

Graber 的信，寫得又快又好。每次他收到我們學會的信，立刻就錄下他要回的話，由秘書錄音機聽寫打字後，馬上回信。離台時，他告訴我，在回程十多小時的飛行中，他正可以用隨身帶著的錄音機，開始「辦公」；想必我們日後不久接到他的謝函，就是在高空中的。

Graber 這次演講，帶了廿磅的幻燈片隨行。因

為怕萬一行李寄丟，所以一路都是親自提著；因為圓盤佔地方，所以沒先排好帶來。只有在每場演講的前一天晚上，再排一次幻燈片，如此，動輒三四、五小時。

記得以前三浦不二夫教授來台時，數度由我翻譯，他的敬業態度在此也值得一提；他一定要事先坐下來聽他從頭看著幻燈片講一遍，然後再討論，確定我完全瞭解他的內容後，再堅持自己「安靜」的排好第二天的幻燈片。三浦太太曾經透露，他從晚上 11 點我們告辭後，排到清晨兩點鐘，就為了第二天為時一小時半的演講。

提到翻譯，這次 Graber 的再教育課程及特別演講，學會理事會通過的是僅討論部分做翻譯，以高效率的控制演講的進度。原則上是使主講者能暢所欲言，前後連貫，不受翻譯的打斷或影響；必要時，翻譯者再做說明及重點解說。

Graber 口直心快，一見面就問起翻譯的事。我回答說由我一人負責；他當然也沒有其他的意見，是順口說到上次在某地的特別講演，翻譯總是三言兩語簡單帶過，辜負了聽講的衆人。我的壓力頓時增加，只有和他約好，演講期間他可以儘量講，我儘量聽，等到他覺得需要我翻譯時表示一聲，我就努力盡量的把這以前的部分翻譯，口述出來。

結果是大會一小時半的特別演講，我幾乎字字翻譯。讓他對我的翻譯有信心之後，第二天的再教育課程就順利多了。到了再教育課程的第二天下午，急著許多寶貴的資料一定要全部講完，我就建議他儘量講，我記筆記，最後再一起重點翻譯，總算把這任務完成。

參加這次課程的人，大家都會贊許 Graber 的說技巧。我一直相信，表達能力由訓練得來，數十年的人或者從事大眾傳播事業者，多能練就此功力。不過，技巧與內容相比，顯然內容及演講者本身更為感人條件。我以為，Graber 的課程如果說是成功的話，應該是他的演講內容，使我們對他在這一方面之努力及研究更瞭解，進而肯定了這內容後面所呈現演講者的毅力，做事態度及方法。參加再教育課程實

感受演講的內容，與把同樣的資料，在圖書館內或家中閱讀，不一樣的，就在這裏吧！說到這裏，不由得對自己的教書責任更覺沉重，畢竟，學生不僅在讀你的幻燈片，在聽你的傳「道」解惑，還認定「老師」的身教！

Graber 的講演邀約極多，矯正學會是兩年前開就與他接洽，一直到 Graber 的太太正好也被邀來淡江大學演講才終於定案。Graber 夫人（他稱她為 Professor Graber）是美國依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校區的政治學教授，此次應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交換教授計劃的安排，來台講學一週。

Graber 與夫人育有子女 5 人，最大的兒子 Lee 在矯正界也是名人，現在繼承父業，兩人一起在芝加哥北郊開業；次子與三子學醫，四子學心理學，五子為牙醫師。Graber 太太曾在聚餐時特別向在座的醫師們表示，職業婦女應可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；因為她曾經在最近問過她的子女，他們都一致表示媽媽一直做 full time 教授並沒有忽略對他們的照顧；同時，她表示，Graber 先生一直都能幫助她帶大子女，一齊分擔家務。

最令我高興的事，是這次能有機會與 Graber 夫人交談，也許是她的專業訓練使然，她的言談簡單扼要，不隨意發言，却每能擊中要點。Tweed Foundation 的 Dr. Merrifield 曾經告訴我，據他所知，Graber 先生的文章雖好，他太太的文章却得到更高的評價。淡江美研所李所長也表示，Graber 太太的教科書在他們那一行是頂尖的，台灣也有譯本。

我想，Graber 的演講聲勢，他的著作，他的影

響力，的確大牌；他的事必躬親準備演講，自己做幻燈片，排幻燈片，自己提行李，幫忙太太照顧子女等等，却又未必是大牌作風。不過，他的身教、言教，對我們認識他的人的影響，是不容置疑的。

讀者可能和我一樣，想問 Graber 較喜歡寫呢，還是較喜歡演講，他說：寫作與演講都是很好的事，只是最近開始有一種感覺，認為演講花費很多的時間及精力，對人的幫助却不及寫作的效果；而且演講過多，會影響寫作的時間。到底，寫作才是最有影響力，可以貢獻給更多人的辦法。

在此，感謝所有參與 Graber 課程的同仁，並以此文與大家分享。

作者／台大牙醫學士／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矯正學專攻／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牙科矯正訓練／美國芝加哥大學解剖學哲學博士／前台大牙醫系副教授／北醫（陽明、國防）牙醫系兼任教授／中華民國齒顎矯正學會常務理事／吉美牙科診所負責人，電話：(02)3916534



蔡惠美醫師

Dr. T. M. Graber



左起：Dr. Graber 夫人、蕭俊卿醫師
鄭文韶醫師、Dr. Graber
費筱宗醫師

